今日的志願成員：我認為，你就是畢奧神父！

我抽空參加鄰近社區的退休人士團體。我發覺團體中一些有『體面』的人會回避某些看上去有點骯髒的人，如嗜酒的、流浪漢等，他們酗酒打發時間，酒是他們唯一的陪伴，沒有人嘗試讓他們參加活動，或跟他們講話。
於是，我開始學習玩紙牌和地滾球，以避免帶任何判斷，並和他們共度時光。起初，我必須忍受他們頻密的對罵。但我儘量用友好的態度對待他們，接納他們；也接受他們說話和隨意活動的方式。
有一天，朱里奧（Giulio）——大家都把他看作是最大的無業遊民——因為嚴重酗酒而被送進了醫院，但沒有人知道他在哪家醫院。我查了一番，打了幾個電話，但因為隱私的緣故，我沒有得到任何消息。最後，我聯繫了城市警察，他們可以找到他。然後我去照顧他。他的醫生給我解釋了用藥的情況，好像我是他的親戚一樣。之後，我送他回家，給他配了藥，買了幾包食物。
“ 另一個酒徒西爾維奧（Silvio）的駕駛證被吊銷，面臨失業窘境。我出面幫助他要回了那份工作。現在他已經擺脫酒癮，且成了一個戒酒協會的發起人。
具競爭力球員的烏利塞（Ulisse）自詡是個『仇恨司鐸的人』。我忍受他相當激進的言論兩年之久。後來，他得了腫瘤，但仍一如既往傲慢自大，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幫助。有一天，他請我送他回家。我認為，這份意外的請求就像一個回答，也許我已經取得了突破，給他傳播一點點信德。
詹尼（Gianni）今年50歲，是團體中最年輕的。他個子高，像巨人一般，卻過著非常無序的生活。由於生活方式的緣故，他被列在『良好行為』的榜末。我陪伴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。他和他的家人都很驚訝。他在去世的前幾天，大力緊緊握著我的手，表示他對我的尊敬和感激。
奎多（Guido）是個聾啞人士。由於人們跟他溝通非常吃力，因此他在團體中最孤僻。可是，我們成了好朋友，現在他是我玩牌的最佳搭檔。
有一天，無家可歸的朱里奧當著整體團體的面，從他口袋拿出一張畢奧神父（Padre Pio）的聖像，對我說：「我認為，你就是畢奧神父。」從那天起，這個圈子裡的所有人都開始用那個名字來稱呼我，儘管我不覺得可愛，但我無法回避這奇怪的『洗禮』。
現在，這些朋友會快樂地等待著我的到來，我常常發現自己正同我的聾啞朋友和另外兩個酒徒對擂玩牌。我們成了圈子裡最出名的，也是最吵鬧的團隊！
與這些朋友見面之前，我總是拜訪附近的一座教堂——這事沒有躲過那個團體的注意——祈求祂賜我力量，引導我去愛這些來自邊緣的朋友。